

林慶彰 主編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花木蘭
文化出版社
出版

中國學術思想

研究輯刊

三 編

林 慶 彰 主編

第 11 冊

顏子形象與魏晉人物品鑒

吳冠宏 著

魏晉任誕士風研究

栗子菁 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顏子形象與魏晉人物品鑒 吳冠宏 著／魏晉任誕士風研究
栗子菁 著 — 初版 — 台北縣永和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2009〔民98〕

序 2+ 目 2+110 面／目 2+112 面：19×26 公分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三編：第 11 冊）

ISBN：978-986-6528-79-8（精裝）

1. 知識分子 2. 魏晉南北朝哲學 3. 社會風氣

123

98001665

ISBN - 978-986-6528-79-8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三 編 第十一冊

ISBN：978-986-6528-79-8

顏子形象與魏晉人物品鑒
魏晉任誕士風研究

作 者 吳冠宏／栗子菁

主 編 林慶彰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封面設計 劉開工作室

初 版 2009 年 3 月

定 價 三編 28 冊（精裝）新台幣 46,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顏子形象與魏晉人物品鑒

吳冠宏 著

作者簡介

吳冠宏

民國五十四年（1965）出生於花蓮，性喜沈思冥想，雅好山海自然，情鍾於中國傳統文化，對人文教育深具使命感。台灣大學中國文學博士，曾擔任東華大學中文系主任（2001—2004），現為東華大學中文系教授兼通識中心暨藝術中心主任。著有《聖賢典型的儒道義蘊試詮——以舜、甯武子、顏淵與黃憲為釋例》（里仁書局 2000）、《魏晉玄義與聲論新探》（里仁書局 2006）及多篇學術論文著作，專長為魏晉學術與儒道思想。

提 要

人物形象之探討，向來著眼於傳統史傳與小說的領域，而義理思想的研究，亦每側重在論點及概念的辨析，本文則嘗試從「顏子形象」轉進，試圖開闢以人物形象連結思想問題的詮釋新途。

賀昌群先生曾提出「漢晉間賞鑒人物何以獨擬顏子」的論題，本文即承此特殊的品鑒現象出發，一則藉著具有典型意義的顏子形象，探入《論》、《莊》及魏晉《論語》注疏的思想底蘊，以作為討論人物品鑒之思想背景的詮釋基礎；二則乃從顏子形象與魏晉人物品鑒交會而生的待詮面向切入，透過對應效用法，將被喻為顏子的黃憲、荀彧、陳群、羊祜、陸雲、謝尚諸人對照並觀，從而勾勒出天資異稟、言談風姿、知人善鑒之理想人格的時代特質，並彰顯「人物喻體—顏子」之義涵有由「道德（至德）→才德（才略、明智）→才情（才器、性情）之轉變的趨勢，遂使此部分現象與整體之間，可以形成相互詮釋、彼此證成的關係。

可見，本文之所以標舉顏子，不僅視其為一探討的對象，也使之成為一種方法的運用。如此，耳熟能詳的顏子，不再只是被人歌頌的對象而已，更能為我們開啟探討儒、道、玄的思想精義及魏晉人物風貌與品鑒風尚的橋樑。



目

次

序 言	
第一章 導 論	1
第一節 緣起與釋題	1
第二節 「人物喻體——甯武子」	5
第三節 取材與作法	8
第二章 儒、道的顏子形象及其玄學化	11
第一節 《論語》中的顏子形象	13
一、不遷怒、不貳過	13
二、三月不違仁	16
三、簞瓢陋巷，不改其樂	18
四、用之則行，舍之則藏	20
五、小 結	22
第二節 《莊子》中的顏子形象	24
一、體悟心齋的顏子形象	25
二、進益坐忘的顏子形象	29
三、其 他	33
四、小 結	35
第三節 魏晉玄學化的顏子形象	36
第三章 從「人物喻體——顏子」到魏晉人物品鑒（上）	45
第一節 黃憲與顏淵	46
第二節 荀彧與顏淵、陳群與顏淵	51
第三節 羊祜與顏淵	59
第四節 陸雲與顏淵	64
第五節 謝尚與顏淵	68
第四章 從「人物喻體——顏子」到魏晉人物品鑒（下）	75
第一節 天資異稟	75
第二節 言談風姿	79
第三節 知人善鑒	86
第四節 「人物喻體——顏子」義涵的轉變與品鑒風尚之流演	90
第五章 綜 論	101
參考書目	107

序 言

《顏子形象與魏晉人物品鑒》是我的碩士論文（1993 年），十多年來未嘗考慮會有正式出版的一天，十分感謝花木蘭出版社的牽成，讓這一本碩士論文得以順利問世。面對自己這一本學術處女作的出版，雖不免有重寫修改的衝動，但幾經考量，我仍讓它原味現身，因為它不僅呈現一段學術成長的真切軌跡，亦勾勒出自己以人物探入思想研究的進程，而一路走來的緣起逢遇，尤令我滿懷感念之心與珍惜之情。

還記得在台大讀中文研究所碩士班的時候，修習廖蔚卿老師「世說新語研究」的課程，由於我和廖老師都習慣早到，因此每能於上課前向廖老師請教自己閱讀《世說新語》的問題。在疑解之際，正是廖老師「為什麼魏晉人喜歡顏淵，值得想想」這一句話，啟動我以「魏晉人何以盛擬顏子」為論題來撰寫報告，又在廖老師的鼓勵下，加以延展推擴，而成此碩士論文。廖老師以一身名士的風骨帶我走進《世說新語》及魏晉文化的迷人世界，而指導教授張亨老師則開啓我儒、道思想的視域，助我奠定義理生命的規模，並以寬厚的雅量包容我以文學筆調來處理學術問題，還有兩位口考老師王叔岷教授及齊益壽教授的用心提點，才能將此小題大作的論文順利完成。

至今重覽舊作，雖仍有未盡成熟的遺憾，但依問題意識起興的論述模式，乃至經由聖賢人物以探入學術思想的研究進路，都已在此點燃火苗而一路延燒。

第一章 導 論

第一節 緣起與釋題

魏晉人物品鑒，由於它特涵豐富旨趣，同時也影響到當時學術、思想、歷史、文學、美學等諸多課題，因此歷來學者對於呈顯當時人物風貌的品鑒實錄——《世說新語》、或人物品鑒理論——《人物志》的研究頗多，且皆有卓越的成績，〔註1〕是以面對這片熟泥舊壤，如何重整出新肥的沃土，實有待開闢詮釋的新途。爲了避免旁生枝節，筆者打算重返原初現象予以考察，也就是逕由此一品鑒現象出發，不先另行架構或援引一理論、方法來進行討論，然詮釋新途亦隨透映現象的過程中豁顯。

在魏晉諸多人物品鑒的現象中，我們發現好「比」、重「比」即爲頗具特色的時代徵狀，如劉惔與桓溫：

1. 劉惔……後稍知名，論者比之袁羊。惔喜，還告其母，其母，聰明婦人也，謂之曰：「此非汝比，勿受之。」又有方之范汪者。惔復喜，母又不聽，及惔年德轉升，論者比之荀粲。（《晉書》卷75）
2. 桓溫……自以雄姿風氣是宣帝、劉琨之儔，有以其比王敦者，意甚不

〔註1〕 近人研究魏晉人物品鑒者，不勝枚舉，諸如湯用彤《魏晉玄學論稿》的〈讀人物志〉，收入《魏晉思想》（里仁書局，民國73年版）、牟宗三《才性與玄理》的〈人物志之系統的解析〉（學生書局，民國74年版）、朴敬姬的《世說新語中人物品鑒之研究》（政大71年碩士論文）、張蓓蓓的《漢晉人物品鑒研究》（台大72年博士論文）、梅家玲的《世說新語的語言藝術》（台大80年博士論文）等。

平，及是征還，於北方得一巧作老婢，訪之，乃琨伎女也，一見溫，便潸然而泣。溫問其故，答曰：「公甚似劉司空。」溫大悅。……（《晉書》卷 98）

第一條寫劉惔隨著年德增長，而其比亦由袁羊（以博學有文才聞名），范汪（以善談名理稱世），以至荀粲（能言玄遠，簡貴逸俗），〔註 2〕聲名漸升而日趨時流上乘。其母之聰明，正在訓兒慎受其比，以免自限其才望；第二條則寫桓溫自比為英雄，並因他人將之比為劉琨、王敦，而有情緒上喜怒的強烈反應，可見作為比類的人物喻體，〔註 3〕已意味著品評的高下深淺。劉惔為風流宗主，桓溫有英雄器宇，兩人皆為魏晉名流，〔註 4〕故其對「比」的重視心態，適足以反映出「比」的廣為流行與對聲望的巨大影響，因此從「比」的現象考察，應該更能貼切地看出整個時代的風貌來。又如：

1. 王衍……武帝聞其名，問戎曰：「夷甫當世誰比？」戎曰：「未見其比，當從古人中求之。」（《晉書》卷 43）
2. ……毋丘儉嘗薦裴秀於大將軍曹爽，曰：「……非徒子奇、甘羅之儔，兼包顏、冉、游、夏之美。」（《晉書》卷 35）

可見比類古人，對其品賞者，不僅是一種譽美，而且可以通過為人所熟悉的人物質性來喻示，如此被比之人的特質往往也隨之顯現，如毋丘儉比類古人來稱賞裴秀，正是欲藉由人們對子奇、甘羅及顏、冉、游、夏諸人形象的認知，來加強彰顯裴秀之才德聰慧。就此喻例而言，子奇等六人乃是作為支援對象的人物喻體，共同指向焦點對象——裴秀，在實際品鑒的內容中，並非本然興趣所在，〔註 5〕因此歷來討論品鑒問題的學者，很少注意於此，往往僅視為語言

〔註 2〕 可由史傳資料來略窺諸人才望之高下：袁羊見《晉書·袁喬傳》（洪氏出版社，民國 64 年初版），卷 83，頁 219（據劉注：袁羊為袁喬小字）；范汪見《晉書·范汪傳》，卷 75，頁 1982；荀粲見裴松之注《三國志·魏書·荀彧傳》，（洪氏出版社，民國 63 年初版），頁 319～320。

〔註 3〕 「喻體」一詞，沿用黎運漢、張維耿在《現代漢語修辭學》（香港商務印書館，1986 年版），頁 102，的說法，其將被比喻的事物稱作本體，用作比喻的事物稱作喻體。由是本文將用作比喻的人物，以『人物喻體』一詞稱之。

〔註 4〕 據蘇紹興〈從《世說新語》的統計分析看兩晉士族〉《兩晉南朝的士族》（聯經公司，民國 76 年版）一文之統計：桓溫出現 88 次，劉惔出現 69 次，各居人名出現次序的 2、4 名，可見兩人於魏晉名流中頗具代表性。

〔註 5〕 此處關於「支援對象」、「焦點對象」、「本然興趣」的觀念，係參考 Michale Polanyi 原著，彭淮棟譯〈從知覺到比喻〉《意義》（聯經公司，民國 73 年版），第四章而來。

現象的表達模式，所以總以分類歸納的方法來探討人物喻體。〔註 6〕其實，以古代的知名人物作為比喻對象，究其緣由，可以說是原始民族「類推」思維模式的殘留，〔註 7〕直到今天，我們也常常把濟世救人的名醫稱作「華陀」，而機智過人的人才則以「孔明」呼之，雖然我們已經懂得運用抽象思維，但畢竟不如以具體形象傳達來得生動鮮活，因此歷史上那些具有完美人格、偉大事功或特殊行為表現的人物，便常常為人所引用，而形成一種特殊意義的代稱，諸如賢君——堯舜、聖賢——孔顏、良史——董狐……等，〔註 8〕皆是利用人物喻體所涵攝的意義，來加強讀者對於新人物的認識，而達到「借此喻彼」的效果。如此看來，對於歷史上已名垂千古，家喻戶曉的人物，其屢被引用於品鑒之中，似乎沒有討論的必要，但是這種代稱用法，雖然有突破時空的普遍性質，然而在特殊的背景下，即可能投射出獨具的新意，諸如引用之多寡、引用之功能是否有因革損益的不同，或其他意義的轉化，皆有待進一步的考察。賀昌群先生曾提出「漢晉間賞鑒人物何以獨擬顏子」的論題，〔註 9〕雖然並未予以深究，但值得注意的是，顏淵於孔門中以德行見賞，而魏晉時玄學與佛道思想盛行，儒義德化既已漸寂於當代，當代人物又何貴於「顏子」？因此我們若細思這種品鑒現象，的確值得再三玩味，而且也可以翻轉傳統研究人物品鑒的注目焦點，成為引領我們向支援對象的人物喻體——顏子——思索的先聲。

「人物喻體——顏子」乃是運用顏子形象以施之於人物品鑒而來，顏子向為中國人的理想人物之一，也是筆者於學術領域中相當關切的對象，由於每一個詮釋者對他體認、理解的不同，甚至於將之轉化、塑造，顏子形象遂有因革發展之跡，又富涵文化、思想之深義，進而與顏子本身形成互動的關

〔註 6〕如梅家玲之《世說新語的語言藝術》，即曾以代稱用法收攝各種具有典型意義的人物喻體，見其書頁 177：廖棟樑於〈論漢末魏晉人物品鑒的形象批評〉一文亦將此納入形象批評中以人物為形象的品評，見《王靜芝先生七十壽慶論文集》（文史哲出版社，民國 75 年），頁 797。

〔註 7〕所謂「類推」，指由某一事而推度其他相類事物，維科（Vico）將其稱作想像性的類概念，他認為原始民族都用形象鮮明的、突出的個別具體事例，來代表同類事物，比如埃及人把每一個有發明才能的人都叫做『赫爾彌斯』，因為當時他們尚沒有『發明家』這個抽象類概念，而『赫爾彌斯』正是他們所熟悉的且有發明才能的具體對象。此說轉引自朱光潛的《西方美學史》（漢京公司，民國 72 年版），上卷，頁 322 至頁 323。

〔註 8〕參見註 6 所引前例。

〔註 9〕見《魏晉清談思想初論》，收入《魏晉思想》（里仁書局，民國 73 年版），頁 12。

係。顏淵由於早逝，未能活躍於當代，故其史料奇缺，然而孔子的頻賞顏淵，乃在顏淵於道德實踐上的精進不已，其形象遂可呈顯出深涵儒家思想精義的理想人格特質。此外，莊子更藉其好學形象來傳達道家思想，使顏子形象也成為道家理想人格的典型之一。而魏晉於儒、道兩家所開展的人生面向，正處於既衝突對立又兼容並蓄的階段，故而激盪、映發出格調獨特、面目多樣的玄學清談，他們每以玄意詮解《論語》，亦玄化了顏子形象，諸如此類，俱為本文探討顏子形象所必須顧及的課題，由此看來，所謂「顏子形象與魏晉人物品鑒」，實兼有組合與交會的關係。就組合而言，顏子形象與魏晉人物品鑒本屬兩個截然不同的範疇，各具探討旨趣，而兩者之所以交會，實因「人物喻體——顏子」之故。可見，本文之所以標舉顏子，不僅視其為一探討的對象，同時，也使之成為一種方法的運用。是故，特由「形象」的角度入手，一方面是針對人物品鑒中的「形象批評」而言，因為用顏子稱擬品賞對象，基本上是形象批評中以人物為形象的品評方式，〔註10〕是以點出「形象」，可以更凸顯兩者的關係；再者，乃就顏子而言，本文所重，不在其事蹟的考辯，而著眼於形象所具獨立自足的意義。所謂「形象」，向來具有狀貌形容與人格特質兩義，〔註11〕因此「形象」正是由兩者互動互成所展現出來的，唯本文更著眼於由此人格所顯露出來的心靈特質與生命境界。而論及「人物形象」，不免令人聯想到它的傳統歸屬——史傳與小說的領域，在此用來討論顏子，雖有唐突之感，但亦非沒有前例可尋，廖平曾於《書經大統凡例》中指出：

儒家之堯舜美備、墨家之堯舜質野、道家之堯舜天神、農家之堯舜
農耕、兵家之堯舜戰爭、法家之堯舜明察。各執一偏，言人人殊，
皆非真堯舜也。〔註12〕

堯舜在儒、墨、道、農、兵、法諸家中形象各不相同，而且與諸家的學說緊密相關。顏子雖未如堯舜般擁有多樣面目，且《論語》為實錄，顏子形象自是以此為主，但其形象朗現於儒、道、玄的典籍之間，攸關儒、道、玄的思想則亦然。一般學者論及思想的範疇，輒訴諸概念之分析，以力求清楚明確。其實，具有典型意義的人物形象，往往涵藏著文化生命的活水源泉，因此揭

〔註10〕參見註6所引後例。

〔註11〕係參考《張氏心理學辭典》對「形象」(figure)一詞的定義。張春興著(東華書局，民國78年版)，頁255。

〔註12〕此引自《六譯館叢書(二)》(民國24年版)，第19本，頁15。

示其形象之義蘊，雖然不若哲學論述般，可以客觀、細密地闡發某一論點或思想，卻可經由深透形象所湧現的生命渾全感，而傳達出邏輯概念所無法體現的思想之精義，由此可見對於人物形象的探討，可以跳出傳統史傳與小說領域的制約，而更具廣度。

「魏晉人物品鑒」的時代範圍，雖定名為「魏晉」，但是人物品鑒的現象始於漢末，故本文不論取材範圍或討論領域，亦本此原則出發，冠以「魏晉」，只是為了方便起見。此外，本文也不是對人物品鑒進行全面性的考察，而是僅由顏子形象與魏晉人物品鑒交會而生的待詮面向切入，究其主要目的，尤在人物風貌與品鑒風尚的探討。然而如前所述，作為支援對象的人物喻體，就人物品鑒的內容而言，地位上僅具邊緣角色，何以能成為我們探討人物品鑒的啓鑰呢？解構主義大師德希達（J. Derride）曾經指出其典型的閱讀習慣是：抓住作品中某個明顯是邊緣的細節——某個腳注，某個反覆出現的次要的詞或形象，某個隨便運用的掌故——頑固地使它發生作用，直到它有可能破壞支配原文整體的那種對立關係。〔註13〕對於魏晉人物品鑒的傳統論點，筆者無意解構，然而部分現象與整體之間，必然存在著可以互詮互解的通道，所以對於如此問題的發現與解決，至少可與傳統的說解，形成互證的交流，或有助於詮釋角度的開拓。話雖如此，有鑒於傳統習慣不以人物喻體為討論的核心，我們有必要建立人物喻體在討論進行上的可行性。因此，本文打算先以另一個「人物喻體——甯武子」為試驗對象，以建立從人物喻體出發的可行性。

第二節 「人物喻體——甯武子」

衛瓘……弱冠為魏尚書郎，……轉中書郎。時權臣專政，瓘優游其間，無所親疏，甚為傅嘏所重，謂之甯武子。（《晉書》卷36）

傅嘏何以用甯武子來稱美衛瓘？甯武子乃春秋衛國舉足輕重的政治人物，《論語·公冶長》篇有載：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對於甯武子之「愚」，《論語》中並未指明，杜預（晉）的《春秋左氏傳》注

〔註13〕引自 Terry Eagleton 原著，王逢振譯《當代西方文學理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中譯本，頁194。Literary Theory，頁133。

則直以《左傳》文公四年所記：「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公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而言「魯人失所賦，甯武子佯不知」爲孔子稱美所據。而魏晉之人，亦時以「詳愚」、「晦智」釋甯武子之愚，如魏王朗與晉孫綽所言：

1. 智之爲名，止於布德尙善，動而不黜者也，愚無預焉。至於詳愚，韜光潛綵，恬然無用，支流不同，故其稱亦殊。且智非足者之目可有，雖審其顯，而未盡其愚者矣。（皇侃《義疏》引王朗言）〔註14〕
2. 人情莫不好名，咸貴智而賤愚。雖治亂異常，而矜鄙不變，唯深達之士，爲能晦智藏名以全身遠害。飾智以成名者易，去華以保性者難也。（孫綽《論語孫氏集解》）〔註15〕

而此正與朱熹理解的甯武子之愚大異其趣：

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爲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不可及也。（朱熹《論語集注》）〔註16〕

余嘉錫先生認爲：「以甯武子之愚，爲詳愚，乃漢魏人解論語與宋儒異處。」〔註17〕此一爲詳愚、晦智的深達之士，一爲秉持道義的忠君典型，對於甯武子之愚如此截然不同的體會，正說明即使面對同一形象，也可能因爲時代、文化等背景的不同，而有隨之而異的詮釋。魏晉之際，曹氏與司馬氏權勢互有消長，衛瓘「優游其間，無所親疏」，正是魏晉所理解的甯武子「詳愚」、「晦智」的化身，傳嘏善論才性，〔註18〕其品鑒的普遍認同性，不容置疑。由甯武子於魏晉所呈顯的時代殊義——詳愚、晦智——觀之，衛瓘「優游其間，無所親疏」的生命型態，正是如此特殊的時空背景與政治環境下，極爲普遍的人格面向：

1. 山濤：居魏晉之間，無所標明。（見《名士傳》，《世說·識鑒》第四則

〔註14〕 見《論語集解義疏》（廣文書局，民國66年，57年初版），頁168。

〔註15〕 見馬國翰輯之《玉函山房輯佚書（三）》（文海出版社，民國63年版），頁172。

〔註16〕 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長安出版社，民國79年版），頁81。

〔註17〕 見《世說新語箋疏·識鑒》第8條箋疏（二）余嘉錫案語（華正書局，民國78年版）。本文所引之《世說新語》，凡據此版本者，後皆以《世說》簡稱之。

〔註18〕 《三國志·魏志·傅嘏傳》云：「嘏常論才性同異，鍾會集而論之。」裴注引《傅子》云：「嘏既達治好正，而有清理識要，好論才性，原本精微，眇能及之。」由此可見傅嘏善言名理，其品評之影響力，自不待言。

劉孝標注引)爲人常簡默。(見《竹林七賢論》同上所引)

2. 裴楷：時楊駿執政，優游無事，默如也。《《晉書》卷 35)
3. 謝鯤：不徇功名，無砥礪行，居身於可否之間。……敦有不臣之跡，顯於朝野，鯤知不可以道匡弼，乃優游奇遇，不屑政事，從容諷議，卒歲而已。《《晉書》卷 49)
4. 應詹：以王敦專制自樹，故優游諷詠，無所標明。《《晉書》卷 70)

他如王戎、王衍、楊準、山簡、何劭、裴憲、阮裕、庾敳、王雅等諸人亦然。〔註 19〕他們面對亂世困局（權臣專橫、王室交爭、天下多故……），往往以慎默、耽酒、陽狂的態度逃避，「無所標明」以免禍全身，「恬然無用」以逍遙適性，究其「崇愚」之舉，亦是「尚智」風氣所成，並無關乎德性生命，故其會心於甯武子，正有其時代無可如何的悲感，進而以此爲尚，成爲一種普遍的風潮，當然不會是孔子稱讚甯武子的本義。孔子稱其「邦無道則愚」究竟意指甯武子何種行誼，尚難論斷，若直就「賦詩」一事觀之，儒家固然也論及明夷識時的人生智慧，但其背後有「義」——禮樂與家國大義——存焉。程子雖以「沈晦以免患」釋此，然立即補以「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註 20〕推敲其意，恐是提醒人勿執此殊境之姿態，而忘當諫之應然。觀《左傳》所載，甯武子職納橐籥、貨醫薄酖……對衛侯盡心竭智，始終一心，〔註 21〕此自非魏晉宗於全身保性、優游自適之流所能深體力行。比照於

〔註 19〕王戎「以晉室方亂，慕蘧伯玉之爲人，與時舒卷，無蹇諤之節。」《晉書》，卷 43，頁 1234；王衍「楊駿欲以女妻焉，衍恥之，遂陽狂自免。」又「素輕趙王倫之爲人，及倫篡位，衍陽狂斫婢以自免。」同上，頁 1236～1237；楊準「見王綱不振，遂縱酒不以官事規意，消搖卒歲而已。」《世說·賞譽》58 劉孝標注引荀綽《冀州記》，頁 455；山簡「于時四方寇亂，天下分崩，王威不振，朝野危懼。簡優游卒歲，唯酒是耽。」《晉書》，卷 43，頁 1229；何劭「三王交爭，劭以軒冕而游其間，無怨之者」《晉書》卷 33，頁 999；裴憲「在朝玄默，未嘗以物務經懷。」《晉書》卷 35，頁 1051；阮裕「以敦有不臣之心，乃終日酣暢，以酒廢職。」《晉書》，卷 49，頁 1367；庾敳「時天下多故，機變屢起，敳常靜默無爲。」《晉書》，卷 50，頁 1396；王雅「以朝廷方亂，內外攜離，但慎默而已，無所辯正。」《晉書》，卷 83，頁 2180。以上所舉諸例，皆與衛瓘的詳愚之舉，頗爲相類。

〔註 20〕同註 16。

〔註 21〕職納橐籥事見《左傳》僖公 28 年：「……衛侯不勝，殺士榮，別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橐籥焉。」（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民國 74 年版），頁 276。貨醫薄酖事見《左傳》僖公 30 年：「……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頁 284。對於甯武

朱熹所釋，魏晉人對於甯武子，捨「彼」——職納橐籥、貨醫薄酖等行徑，而取「此」——賦詩，並且無形中淡化了賦詩一事的禮樂道德義涵，正好吻合當時人物品鑒的基本風格——審美而非道德——的品鑒趨勢。

透過「人物喻體——甯武子」的穿針引線，從人物品評（傅嘏——甯武子——衛瓘）的特殊風貌出發，以至當時政治處境下相類人生面向的考察，甯武子，遂具有漣漪式的伸展張力，可以建立從人物喻體出發來觀照時代人物風貌的可行性。並非每個作為支援對象的人物喻體，皆具探討旨趣，因此選取的條件在其可否兼具普遍性與特殊性，普遍性指其在當代確實為一種普遍現象，特殊性指其與其他時代的現象確實有所不同，品鑒現象中雖有諸多人物形象可以與「傅嘏——甯武子——衛瓘」互證參照，但是直接以甯武子引喻之例不多，未若顏子形象般揚聲於人物品鑒之域，是以兩者雖同具特殊性，然而在討論的條件上，顏子實較甯武子更具有普遍性的典型意義。

第三節 取材與作法

顏子，作為歷史性的存在，即在其形象的塑成與傳演，而塑造顏子形象的源頭，乃為《論語》，因此《論語》中的顏子形象，為貫串顏子形象之發展與對魏晉人物品鑒之探討的基本對應點。《莊子》裡的顏淵，可以說是顏子形象的一個變數，若將它與《論語》作一對照，亦恰可彰顯儒、道兩家理想人格的殊義。而魏晉時代籠罩著融合儒、道和玄化儒理的趨勢，是以筆者嘗試考諸魏晉的《論語》注疏，由此勾勒出玄學化的顏子形象，進而探討是時之聖賢觀，與呈顯此一時代的心靈特質，這種心靈特質影響著魏晉人的生活情調與生命型態之發展，自然也關係著人物品鑒。故對於顏子形象的探討，必須兼顧以下三者：1. 《論語》中的顏子形象；2. 《莊子》中的顏子形象；3. 魏晉玄學化的顏子形象。

至於顏子形象於人物品鑒中的運用，筆者擬以「人物喻體——顏子」作為引介，所用的方法即為對應效用法。所謂「對應效用法」，乃指兩種（或兩種以上）具有某些相同質素的不同對象，藉其共同點的連繫，而將彼此作一對應，使兩者（或以上）的不同處更為顯明。在此，「人物喻體——顏子」即

之賢智，竹添光鴻撰《左傳會箋》（漢京公司，民國73版）於僖公28年「敝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頁31。後論析甚詳，亦可參看。

爲結合的媒介，透過「人物喻體——顏子」的牽引，使《論語》中的顏子形象與喻爲顏子諸人形成對應，而《論語》中的顏子形象最能體現孔子本諸仁德的論人精神，是以在如此的對應下，也更能透顯出魏晉人物品鑒之殊趣。漢末至東晉間，黃憲、荀彧、陳群、羊祜、陸雲、謝尚諸人皆曾被喻爲顏子，〔註 22〕也就喻示了他們的人格地位，有如顏子之賢，乃爲其時的理想人物之一，而此理想人物之形象，正可見出一時代之精神與風貌。因此，本文試圖以「人物喻體——顏子」爲縱貫諸人的軸心，重現「品評者——顏子——被品評者」的品鑒情境，並透過時序先後，經由史書（《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其他史料……等）及《世說新語》中的相關資料來呈顯被品評者的人格特質，以見其時理想人格的風貌。除此之外，又以對品評者的考察及被品評者與顏淵的比較最爲重要。前者，用以驗證如此的品鑒可否具有影響力與普遍性；後者，經由對應，則可間接揭示如此品評所透顯的品鑒風尚與時代意義。因此對於以顏子爲喻的人物探析，本章依 1. 黃憲與顏淵；2. 荀彧與顏淵、陳群與顏淵；〔註 23〕3. 羊祜與顏淵；4. 陸雲與顏淵；5. 謝尚與顏淵。分別進行討論，而定名爲「從『人物喻體——顏子』到魏晉人物品鑒（上）」，再綜論之，以爲下章。

本著由人物形象出發的討論原則及對應效用法的運用，綜觀黃憲等六人，可由此勾勒出三項共同特質：1. 天資異稟；2. 言談風姿；3. 知人善鑒。此正是從以顏子爲喻的人物討論，延伸至考察普遍品鑒風潮與人物風貌的媒介，並援引品鑒理論——《人物志》，與品鑒實錄——《世說新語》來加以印証之；再者，由黃憲等六人人格特質的不同與時代價值觀的遞演，可以發現「人物喻體——顏子」的義涵也有因時而異的轉變，而此轉變與品鑒風尚之間形成極爲密切的關係，故特以「人物喻體——顏子」義涵的考察，作爲

〔註 22〕考諸《世說新語》及劉孝標注，乃至相關於漢末至魏晉間的史料，可知喻爲顏子者，除此六人之外、尚有文立，《晉書·儒林列傳》載：「文立……師事譙周，門人以立爲顏回，陳壽、李虔爲游、夏，羅憲爲子貢。」卷 91，頁 2347。然究其品鑒屬性，爲譙周門人分擬孔門弟子所致；而時代稍後的周續之，受業於范甯，以名冠同門而被號爲顏子亦然，皆未若前引六人般較具獨立的探討旨趣，《宋書·隱逸列傳》（洪氏出版社，民國 64 年版），卷 93，頁 2280。他如禰衡謂孔融曰：「仲尼不死。」孔融答曰：「顏子復生。」《後漢書·孔融傳》，（洪氏出版社，民國 67 年版），卷 70，頁 2278。則純屬遊戲之談，故亦不列入討論。

〔註 23〕荀彧與陳群併爲一節，理由可參見本文第三章第二節，頁 51～52。

映襯魏晉品鑒風尚與時代精神的橋樑。由是本章分列：1. 天資異稟；2. 言談風姿；3. 知人善鑒；4. 「人物喻體——顏子」義涵的轉變與品鑒風尚之流演。四節以論之。

綜合以上所言，本文將分五章進行討論：

第一章 導論。

第二章 儒、道的顏子形象及其玄學化。

第三章 從「人物喻體——顏子」到魏晉人物品鑒（上）。

第四章 從「人物喻體——顏子」到魏晉人物品鑒（下）。

第五章 綜論。

此外，必須另外說明的是：戴君仁先生以為莊徒改造假冒孔顏，乃莊學之徒的一個極大的陰謀；〔註24〕崔述主張「顏子並非後儒可擬」，病漢末之流風漸尚氣度，故「不知其勝人者何在」的黃憲，遂能以蘊藉和平、氣象雍容而得顏子之喻。〔註25〕本文則不擬採如是之批判態度，而以設身處地的方式，盡可能地貼近思想文獻或人物言行之記錄來加以詮釋，以逼顯每一特殊時空與文化背景下的思想精義及人物風貌。作為一個詮釋者，必有其自身的限制，但是通過與原文的對話，置身其中地加以直觀、反思，並不先預設立場，也沒有有一定的規範與模式，如此配合探討對象的特殊性，則當更能呈現其較為整全與本然的面貌，故筆者不論處理那一章節，皆本此原則進行。

〔註24〕參見戴君仁〈莊子書中的夫子曰〉《梅園論學續集》一文（藝文印書館，民國63年初版），頁258～259。

〔註25〕崔述云「漢人稱黃叔度為顏子，……顏子……非徒以蘊藉和平、氣象雍容為勝人也。……彼叔度者，吾不知其勝人者何在，不過以其蘊藉和平、氣象雍容，故有此品題耳，蓋漢末之流風漸尚氣度，至於魏晉遂專以風采度量權衡人物，以至萬事不理而有劉石之禍。……」見《洙泗考信餘錄》卷之1，頁7，收入《考信錄》（世界書局，民國52年版）。